

雜志

宋

宜興段成務醫術精高。然貪顧財賄。非大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見之不可。委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來。既回平江。適一富人病來。謁醫。段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可療。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始許半酬。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求益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持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

海虞別乘

佚事雜志

九三

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遂勅左右。捽而鞭之。既寤。覺脊痛。呼僕視之。捶痕宛然。還家未幾而卒。醫說。

奔

當作

城湖女子。紹興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

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備船過湖。到東蒿塘。看親。遂解纜。屈中流。民稍默念。如此美女。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耶。女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

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來。所過大風發屋。蒿塘民譚大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擔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猶惡。以次而至。其一曰。我在譚家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并茶仗悉移置塘北。洞庭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譚室宇器物米穀金帛。席捲無孑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於糖甕。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四

大蔽數畝。根反居上。而枝葉在下。禽鳥以十數。在石礎上。略不撼損。門下二舟飄落於十里外田中。而三家男女悉無損害。夷堅志

常熟縣東北百里地名塗松。有姓陸人業屠。隆興初繫一牛。始下刃。牛極力索絕。負刃而逸。陸追之數里。乃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歷陽郭象睽車志

大梵隱語。常熟縣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夢告其長子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

嶽廟王地方。交承之始。闔府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我東書院黑厨內。藏佳紙數十張。可畫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語。敬焚之。毋忽。吾戒。丞既覺。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吾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曰。無甚緊要。顧何足為冥途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略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欲愬於上帝。痛治之。陳不待。

海虞別乘

雜志

九五

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羣詣廟下。曾之季子。与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絕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捽仆地。剝其衣。叱曰。不孝尚敢來此。四旁往來人。皆見。季呻呼痛楚。若不堪。主廟吏炷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室。昏无所知。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擊觸。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施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祟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備。

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亡靈出現。與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始寤。流汗亘體。盡以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百本焚獻謝過。洪邁夷堅志

淳熙庚辛。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郭有農夫過姓。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覲例免秋賦。亦報早傷。自為計得明歲壬寅。飛蝗大至。首集過田。禾穞皆盡。而鄰比壤接田。並無恙。又有二田家。東家守分常苦。西家侵害无已。是年蝗虫盡集西家之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六

田不入東家之界。西家怪之。乃夜以布囊貯蝗。移寘東田。有報東家農者。但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田。東家照舊成熟。睽車志

胡子文。常熟福山。東嶽行宮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官拘君子文已醒。甚愍。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對坐。西面者怒甚。叱曰汝為士。當自重。何侮神。對曰為狂藥所悞。不自覺耳。乞赦罪。子文猶誦經至第三分。

二人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賜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少懲。以筆點其背。曰去。遂寤。背生一疽。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不輟。宋朝紀朱二。袋鬼板。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日。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遍村落測之。了無踪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置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

海虞別乘

雜志

九七

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汝同卧。其間无它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之。已化為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叩門索命。久之乃去。夷堅志

伏虎司徒廟。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藥舖。紹興五年。又闢一肆於常熟梅李鎮。擇七月十二日開張。前一日。夢黃衣人聲。喏持文字一軸。云。相公令投下文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人

戶所居名次望官人題上簿江許之視黃衣一臂
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其鄰叟云相近錢知鹽宅
東有一廟鎮人爭往來焚香豈其神乎江即攜香
酒致謁見土偶駛卒腕泥脫落宛然昨夢所覩蓋
伏虎司徒神也立喚匠補治旋夢來謝且囑江勿
用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可積陰功江
感其說收市良材不惜價值而所貨日增夷堅志
宋文信國手書寄妹三詩邑之錢世恒藏於家其前
云收柳女信痛割人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八

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
中有過淮亂離歌邳州哭母小祥三詩今錄去言
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云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
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干
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之嫂嫂氏
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
孀以下皆可道我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
天數奈何奈何又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
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此一本仍可納之干二

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妹其詩載指南錄中錄使隱
鮑養吳公寬跋云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
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
騷皆善鳴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余
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嬬也乎
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
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痛哭
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
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舊篋篋書翰叢

海虞別乘

雜志

九

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
之識為信公手書驚嘆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
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
十三日

常熟雙鳳鄉

今屬太倉

有玉芝祠至元時道錄周靜清者

道術著聞張真人某親往訪焉時周有爨夫出觀
真人見揖之曰先生何以在此周愕然曰此吾家
老蒼頭何辱禮至是真人曰此純陽先生而若不
識耶語未卒爨夫趨入周踵其後忽不見真人言

猶在門外。周出惟見一丐者。還白真人曰。此正呂翁也。追之。復失去。周為悵惋不已。居无何。祠中產白玉芝數十本。故雙鳳有迎仙橋。并雙鳳福地。及遇仙橋碑文。皆真人書也。真人嘗煉丹於雙鳳。去而封之。曰。俟吾還。乃啟之。道士誤啟之。有雙鶴飛墮湖中。鑪罄矣。至今湖中時見赤光焉。周能役使雷神。嘗命其逆風行帆。雷神怒擊殺之。說聽。

元

海虞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邵玄。

海虞別乘

雜誌

一〇

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園。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无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比斯亦務本之言也。宣慰父某。為宋福王府管莊田人。至宣慰日益盛大。時澱山湖為潮沙。湮塞大半。曹氏占為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米囤。凡十二行。每行一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郡邑官又為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於江淮省。蒙古臺。

某丞相丞相受黃金二十錠坐其人為証告丞相家奴二人索酒資於曹曹曰我以金二十錠與丞相更有何物與爾輩家奴歸告丞相大怒出所賂金於堂上凡曹氏主僕即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單騎北走至燕都謁右丞相聶某聶某為之計約為婚姻乃入奏江相某取要臣姻家金錠二十上怒命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罪曹氏獻糧萬石遙授浙東道宣慰副使有司於獻字上增歲字以是歲趣趣之子孫為之破家厥後有司以湖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田散佃於鄉民以足其數先是大德皇慶間鄉人苦其豪橫有作對偶云雪灑荒郊白占田園能幾日烟迷曠野黑漫天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蠻子朱清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招安即為嚮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旬日達燕遂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除授凡在船水手得力者皆投朱張官宣慰張之子宮參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計每歲海運佯稱沒於風波入番貿易勢傾朝野江淮

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必售於二家他人不敢得也。張參政嘗夜過曹宣慰所居里中相惡爭鬪張氏遂於曹氏宅前鑿河道以報之毀其外門事聞於朝旨下賜楮幣二千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筵宴以平二家宿怨復其外門厥後朝臣有言朱張二豪豪橫罔上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誅之籍其家寶貨不資元江浙財賦提舉司即二家之資產農田餘話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比鄰有人夢神人披髮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三

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盃至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免其疫既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舉家無恙

三恪曰將仕公予先世也戒食牛肉事聞之家大人至今子孫世守其訓吾家五世以來素無疫症其不食牛肉之報歟

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

原至於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即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與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為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福山曹氏富甲一邑人以百萬稱之至正乙未張士誠據高郵次年正月士誠以淮東大飢謂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衆肆攘掠曹氏一夕而空遂陷常熟

平吳錄

海虞別乘

雜志

一〇三

至正十七年西五月士誠自號成王改元天祐國號大周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為隆平府立省院六部百司二十年秋八月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於平江設其官屬

吾邑海鄉之種木棉寔始於元季其種由松江傳來蓋中國惟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

車推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元初有一媪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績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紮花各有其法人既受教競相依倣家既就殷媪死為起墓立祠焉輟耕錄

按吾邑種植木棉紡績成布蓋自元末始所以宋寶祐元至正間志並未載木棉云

明

徐昭者國初莫城人也家臨河河嘗有一打生船泊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

焉。徐善遇之。船人素飲其德。思所以酬之。而未能也。一日其船離河久。忽相遇于莫城之野。船人曰。大德久不報。今若移船遇此。此天意也。發土三尺許。下皆銀。取銀裝徐船。以為報。我亦從此謝打生業矣。蓋此地為晉元帝時青州地。州徙庫湮。而銀即青州庫中物耳。今尚有青州橋也。此亦可補志乘之遺。私志

國朝承胡俗貪縱之後。法用重典。為士者多樂田野。罕事進取。甚至縣學弟子員不備。往責人保充。

嘗聞家嚴言。洪武時。縣檄姚公伯善應試。公衣襪
襖。逃田間。兩手拄耒而戰慄。猶為里胥群捽而去。
竟列高等。舉孝廉。授職工科都給事中。自紀

洪武二年初。河陽民朱蝦蟆。聚眾為亂。夜突入劫庫。
將據城叛。邑令李公章調民兵平之。蘇州太倉二
衛聞之。變提兵來將屠城。章持牛酒犒師。曰。賊已平。
良民無預也。公等宜還師。未幾。高皇帝遣王御史
來視城邑如故。人民安堵。迺趣解兵。民賴以安。自紀
故老相傳。吳文恪公樹綽楔於李家橋。不擇日。有術

海虞別乘

雜誌

十五

士曰。是日犯七殺宜避忌。公不聽。及坎土。果見七
蛇。眾謂此七殺之驗也。公命棄其蛇於數里外。迄
今李家橋三里內外。居民不祀土神。涵過其地。詢
之良然。陳德涵附志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止生一子。名保。肢體柔輒。四
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
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
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
富人劉以聞。則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

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鱸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姑蘇志。

吾邑林黃合譜。黃給諫鉞從女弟適吳。本以節聞。其兄林剛伯疏請於朝，乞表其閭，上賜翠花二。壓步二。壓步，袞帶以下飾。今不復見。私志。

海虞別乘

雜志

一〇六

景泰間，歲運悉由於海。自吾邑福山港達維揚，動遭颶厄。溺者萬計，有漂江達於吳浦諸處。吳浦人錢洪恒，命善游者拯之。錢氏譜。

成化間，禮尚書四川劉公岌，年六十無子，妾生一子。夫人妒之，斃而委諸隍間。一部吏過之，聞啼聲，察之為劉氏子，持歸。與己子並育，數歲，鄉人吳主事某知其事，以告公。公遣禮幣迎歸，試使認其母於諸妾中。子竟就所生者。母亦以子體中數黑子為驗。後以蔭授中書舍人。岌醇謹士也。人謂宜其後。

者都御史劉公果言之其吏為蘇常熟人近峰聞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賞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
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
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賞官
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
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喚角妓數人
供宴舟載經曄寓適曄亦方宴客截而有之何由
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貢既深惡曄得何言益
怒於是以事收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

海虞別乘

雜志

一百七

曄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為
友見曄敗有齒寒之愆各助曄銀五百兩必欲勝
貢曄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智能者貢之本既發上
道曄家人隨焉詐為附舟者與賈本吏一路游處
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
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
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勘鄒特欲扶曄故
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曄之在獄獄囚夜及知
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曄貢不肯曰是何得

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既為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曄皆就道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冷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詞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尚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與知

海虞別乘

雜志

一頁

府訐奏，事勢相等。又曄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為民。吳人寬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俚鄙皆述寔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甚貧，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即世，曄死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為江南冠，嘗於池上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

馬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寔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說聽

楊太守貢初至祀吳泰伯廟而錢曄寓其旁。錢例授浙江都司經歷奉茶入獻同僚為道其賢貢一訪焉他日以詩贈浙江翁都指揮紹宗紹宗頷之於堂何指揮者惡曄言於貢曰翁列公詩善矣奈何與錢曄同懸曄部民也敢與公等貢大怒亟入翁家自持其詩以去未幾曄奴以雞腸擲其鄰寡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九

婦家婦謂其挑已訟諸府貢挾前忿捕曄下獄廉得其賊殺不辜事將論於朝其兄所為之經營而曄不愛其賞以賄當道巡撫而下皆有所贈於是監司奏二人同僚不睦下獄及御問曄襲裘而入貢寒甚噤不能吐一詞遂誣服罷官不平者作長歌叱之或言周岐鳳所為也。陸氏詩紀

附錄楊貢字彥魁樂安人正統己未進士任石埭知縣以治最陞監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景泰甲戌按治蘇松常鎮值歲大飢以便宜發兌軍米數

千萬石。計口賑急。民賴以甦。上章請罪。賜勅褒獎。陞蘇州府知府。輕徭役。蠲逋負。民謂之楊青天。郡有富民錢曄者。武斷鄉曲。貢取寘於法。都御史崔恭庇曄。劾貢欺罔。坐免官。給事中馮昱御史陳選疏貢無罪。不報。民皆稱寘休老於家。介然自守。不以事干官府。號雪艇。有文集。撫州志。

按錢曄事所載異同如此。大都銅臭大猾。橫弄風雨。一時如劉以則者。皆朱家郭解之徒。為之揮金納賄。撫鎮大吏與大司寇皆受莫金。抑廉

海虞別乘

雜志

二。

吏而黨豪民。天日為之晦冥矣。當時古道猶存。而法司有此讞法。舉朝無一人指摘。亦異事也。然曄馬尾兆禍。竟斬厥祀。謂非天道哉。

常熟一農夫農時。縣令下鄉從吏某農故人也。邀入室。厚具以款。吏且曰。吾積歲稔業。頗進益。君侍縣官。敢以全家相托。吏輒利其財。還縣。囑犯盜。死囚。誣農富主。農墮其計。委命於吏。必能覆己也。因而傾家。未幾。吏病死。農白晝見吏入室。農曰。怪哉。其人已死。復能偏我手。是夜農家生犢。犢腹有白文。

宛然吏姓名云

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手圍庭柱圍之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樓梯步之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微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如簧舌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戒菴漫筆

常熟人許九朝性好鬼神中年患癩手足半瘡猶為人降仙一日大病卧床席見二力士入室乾紅抹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額容貌猙獷各以一手插九朝腰間挾之而行數十里未嘗履地視力士足亦盡走甚疾如飛既至城進見主者主者曰此非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年陽壽九朝聞之因大呼冤求還主者命釋之遂得更生數以告人人輒寬解之許曰冥官豈妄言哉後二年果卒

志怪錄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尚書恕以為瑞將草奏奉命允明檢尋故事因知之

志怪錄

常熟縣治弘治二年八月災。邑令祝獻重建。九年楊子器復譙樓之壺漏。十八年計宗道重脩縣治。而以壺漏寢失其法而脩正之。楊循吉

按吾邑壺漏。蓋唐宋間物。楊計二公脩之耳。向度譙樓人罕見者。萬曆丙午。邑令瀛海耿公橘。寘之縣堂。兒童父老以得見古物為幸。余亦隨衆觀之。蒼然黝然。信數百年物也。後竟為耿携去。耿無子。歸未數年而卒。橐中裝為族人攫奪。一掃而盡。壺漏亦不知屬之何人矣。可慨哉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以病死。其子陳懷苦出於柩旁。每闕。搯門牖。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急。潔門上榜曰。福宮真境。懷悲哀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掾。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不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託生案也。懷愕然。知為冥司。又悲問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送來決治耳。懷曰。吾父為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

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處。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縲紲之苦。但遣人押伴散行而去。想不久當來矣。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其往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逡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一司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叉押之。果散行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託生案官人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覓耳。父曰。然則可急還矣。出廟可忽。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忽西行。慎勿東顧。顧則不返矣。又曰。西奔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慮故。數々回首。父則屢呼。促之使去。夜叉亦加叱詈。懷終不舍。直同父至先虞門外。夜叉又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頸而入。不然官司只以我為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便從之。夜叉以索牽縛。訖懷。忿謂夜叉曰。我父無罪。適來此中。官人已與我說是散行。料不責汝。汝何故凌辱吾父乎。夜叉大怒。罵懷曰。此自是

我公事何關與汝。汝豈應私在此打攪官司。我尚不發汝。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手。懷益怒。逕毆之。夜叉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遂寤。與夜叉相持而起。立於柩前。奮臂角蹴。大號呼。房中家人等驚起。往窗隙窺之。見懷手足蹶張。背壁挺立。若被人托住者。而了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我不怕你。忽高叫。躄倒於地。曰。不好了。我被渠咬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叉急排闥而出。亦不見其形。但聞出戶聲。徑升屋而去。瓦厯々踐踏響久。

海虞別乘

雜志

二四

之始。寂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已為嚙破。血流滿地。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傅。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穿四齒之形。形而其形三角。蓋撩牙故也。已而懷注西庵僧。索錢匿之。答以無有。懷曰。料不久爾必受報。未幾僧果死焉。祝京兆志怪錄。

常熟北經堂虎聖菩薩。往時甚靈。蘇州太守某有女。為妖所憑。日漸羸瘦。而腹若有娠。太守鞠其為妖也。牘下各縣。募能治妖者。牘到縣。以虎聖之巫。往巫兄弟二人同行。神憑其兄。右手仗劍。左手持燒

紅鐵鍊入井中去。弟亦隨之入。頃之滿井血沸。提一鯰魚首大如籬而起。復下提其弟而出。迺入房中以杖櫟女子之腹。須臾打出小鯰魚桶許而愈。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覬久得利。乃醜而藏之。乳醫周媪者為余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聯綴一項。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庚己編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其家凡家有所為鬼語於室中。謹候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五

第不見其形。闇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家婦宿火於在。伺其言。急發在燭之。止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者。迺運行去。志怪錄

常熟之直塘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爾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爾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資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豫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

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詈為發其事夫忍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整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慙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鞠之不承始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懌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歛服少時大雨如注閩縣懽呼以為

海虞別乘

雜志

二六

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以酒餉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及被訊時具歛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辯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要津為內援竟以盜辭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清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

傳以為異事。由此觀之，天道甚邇，可謂茫乎其間。蘇州衛百戶馮升，今年春承上司委往巡白茆港。一晚方駕大船出哨，昏黑中忽有光炬數百枝在其前，視之有數舟，人物亦將數百，皆猶惡兇勇。馮以為巨寇也，急鳴金鼓，整眾持戈鋌而進。既將接，則羣船與火一時沒入波中。馮等方驚而倏忽間已過其沒船處矣。回顧則羣船人火又出其後，乃急回棹。甫近，則又沒俄頃，又出其前，處數回不停。馮絕疑，思以為必鬼神也。遂戢眾而返。至館舍，則所

海虞別乘

雜志

三七

留守舍奚童已反，接縛柱間，滿身皆塗泥，噤不能言矣。細視之，背有泥書三字曰：「還不去。」馮益駭，恐罹他禍，乃託事白於所司，而解役焉。志怪錄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

殺釘，如雞鶩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

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螯，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

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恣拋水中，重

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

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纒，自給隣翁憐

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荳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曰。汝又殺我矣。陸容菽園雜記

常熟王翁。卧疾枕上。分明見一皂隸持白牌。至云。一名王主事。其次即王翁名也。皂叮囑而去。翁語其子以故。曰。吾其殆乎。王某者。以進士官主事。致仕。素強壯無疾。其子使人伺之。方入城訪客。曰。夢不足憑也。翁亦訝其妄。是日主事訪某僉事。不值。久候於家。又不至。素與館人之妻亂。其日遂服媚藥。

海虞別乘 雜志

二六

與婦同卧。適僉事至。問何不出。曰。方醉卧。僉事曰。此其旅次。吾入見之。何傷。直入卧內。婦匿牀上。主事披衣起。陪而陽道。酷壯。坐久不得交。僉事去。即大呼。悶地而絕。翁聞之。曰。冥司不悞也。明日亦卒。聲雋

弘治十八年春。民訛言狐狸精至。恒作六七儒生入人家。夜取小兒心肝食之。或傳其家曾見。某處被爪死。皆妄談也。而人皆懼。不敢開門而寢。至風聲犬吠。皆指為狐盜賊。因空西瓜而帶之。或以猪豚

畫人而夜入門隙。人散。盜得竊物以去。人猶謂狐盜去。非人所為。自京師至江南。凡一年許。乃息。是歲孝宗晏駕。声雋

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日始熄。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存。迺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逼。二人窘怖無措。素事斗神。但叩頭求救。頃臽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揮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姑婦拜起。四面則幾無一椽矣。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九

陸貞山庚巳編

正德二年。民間傳有狐魅。所至折竹相擊。禦之。

正德二年。劉瑾連逐禮部尚書李傑。鴻猷錄

正德三年。夏旱。予邑太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至虞山頂。滅。高坡異纂。

正德庚午夏。景丞衙中蓮開一蒂三四花。蔣暉梓集
吳偉。江夏人。韶年時為湖省布政錢昕奴。侍其子於

書齋顧獨不好弄。日取筆墨作人物山水之狀。其家人白請答之。所召試其畫。良有形似。乃曰。若欲作畫工耶。即與筆札厚給養之。弱冠居金陵。遂致盛名。即小仙也。陸氏詩紀

孫溥少任俠。陸博不事家人。生產傾囊不吝。一夕失意而歸。見妻紡績。篝燈熒然。每移缸撥燼。溥卧而注視之。問妻曰。缸胡數移。妻謂之曰。爾何知。炷久則燥。燥則膏易盡。故移。溥懷然自失。起撫膺曰。我誤矣。我誤矣。金盤一擲。詎惜百萬。卿迺顧惜鉛銖。

海虞別乘

雜誌

三

予非夫也。因誓不博塞。謝絕諸游俠少年。綜家教子。子枝桃。至曾孫道生道性。元孫鏡。皆以文學名家。溥與先祖夢白翁為割襟姻家。大人每言之。

梓人造魔。最為可恨。宜服上刑。吾邑海鄉參政王銘。莽公鼎之宅。其子孫貧而售人。梁棟間拆出一物。虎首而蛇尾。長數寸餘。又敗筆一枝。俱以鉛為之。又一家拆屋得木偶。持拳而不分指足。遂世出癩疾。而恒多鬪牆云。自紀

邑侯計維中。因歲旱。禱雨不應。焚各殿神像十二位。

於致道觀先祖夢白翁紀事

正德末戶部遣部郎征逋租其坐各縣日恒少坐常
熟恒多前後榜死百餘人破近千家血流臺階時
時掃洗而所徵不能半他縣無若是甚也前太守
徐公常嘆曰奈何府事強半嘗熟此皆近跡有文
可稽有人能記則以各縣較常熟斷可識矣常
熟賦額四十八萬聞又重增於文襄所定矣後分
隸太倉凡去十二萬所留才三十六萬而近額迺
五十一萬無所分顧少分之顧多弊甚曉然陳祭酒

海虞別乘

雜誌

三

溪集

陳都憲察為諸生時居父喪甚苦令楊子器奇之為
察誌其父墓又諸生余銘有至行死於貧令劉乾
享買地營葬為文祭之萬厯間布衣顧耿充嘗從
令段然盡力溝洫死而段誌其墓皆異數也

予目覩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
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
世而不幸頓散於孫楊當垂沒而盡棄於不肖之
子其事之顛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為記之錢之家

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
夢圭不肖与凡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
葛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於王未厭已銜
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徵舊糧銀玉与
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為證辭氣侃
侃葛怒遂報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誣立杖庭
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於縣之
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
東湖書院之圖書狼籍委擲為之一空矣余与玉

海虞別乘 雜志

善後一年往慰其家瓦礫間猶見哥窑水滴香爐
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
海山雖羶於求田問舍而亦間及吟詠每詫楊之
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
治具俟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腴
設踵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
報主整冠矣中途遇老醫門醫牙少憇入坐楊亦
云當即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倏設醴飲輒微
醺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舒面目於是思甘

心於楊靡所不至遂謀其庄鄰釁以爭田鬪殺鏢
楊公子於屍旁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
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為
其甥松江莫是龍携其珍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
事者賂其蒼頭買去半為親友散漫袖竊乃膏梁
之子惜然不知也子後依棲於余鄉周氏有見其
以繡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勅命錦面与家人婦
令人不為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々東湖五川皆
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人士林中盛事而皆不

海虞別乘

雜誌

三

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永戒君子尚其鑒
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於影響
矣戒廣漫筆

余者^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
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
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三萬有餘財貨
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
艷畫船牧鹿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為鄉里豪
強輩羣起而分拉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

數俱四五百間。高牆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即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報者。或稍留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覩地方效尤。屋材樹木米穀椅桌。開然瓜分而去。余仲弟稍一護持。終久歸諸豪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尋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窟穴。騰播人耳。疑信無

海虞別乘

雜志

三四

憑遽為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於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恚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為幸。於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瘐死。胔骼暴露不收。田宅豐賞。特身外物耳。奚暇爭執耶。一旦有此大變。或謂足以懲官豪之縱肆云。時嘉靖丙寅之春三月。戒庵漫筆。

先外祖庠音此瞻周公光燾家一夕。鬼車鳥為驚駭。

吹墮庭內。哀鳴竟夕。其形九頭。肉翅一巨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時周氏方滿床牙笏。而遭此不祥。未幾家遂衰落。封君錢君亨。好義樂施。其家中地環廬。喬木數千章。族豪有欲翦其半者。公弗與人。曰彼願厚。值胡弗售之。况其勢可不懼乎。公曰吾適有窘。堂廬可質。木之喬者不質也。人曰何故。公曰吾祖自頤軒公來。殖德多矣。子孫宜有興者。堂室可歲辦。而木之干霄者。不百年不能也。族家為汰已甚。後將崩。居

海虞別乘

雜誌

三五

久之。其子岱登隆慶辛未進士。為御史。兩典文衡。孫時俊登萬曆甲辰進士。為憲副。孫裔肅領乙卯鄉薦。子孫蓄秀。為吾邑之冠焉。族豪果再世不振。自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東塔寺中有海夷數人。云失風而來者。其人並無兵革。在佛殿內皆躡踞。見人則合掌向口。摩搓而口中曰呵。久之乃去。越一年所而倭亂大作。始知前日之來。為探虛實也。周孝子墓。在縣北三里許。父百十點。檢母朱氏在焉。

嘉靖中葉。夢萱家僮某。鬻子者。販薪為業。折損梔子樹。墓丁逐之。毆墓丁不遜。僮見陰隲。繫其手。捽之而趨。足不履地。至廟。反接而跪。從空扶之。叫號痛楚。神附體。語云。吾先墓在山。神爽。每朝於墓地。祇為我守視。數百年於此矣。恒惜宰木之凋殘。爾乃損我方長之物耶。必不汝貸。社衆率葉。請更封植。乃舍之。三日晨。更縛去。呼墓丁。面讞。葉復搏顙。遂釋之。舊聞孝子故宅。在唐市東。名市澤潭。今沒於水。相傳族姓在莫門塘。九月二十一日為神誕。

海虞別乘

雜志

三六

祀者最盛。赫然靈感云。
又樂工子某姓者。入廟戲。拔神前沈判官筆。忘還。走至中街。筆屢躍。袖間神附語曰。吾掌書記。筆不停。揮爾拔筆去。失記多矣。尚念鄉里。不太禍汝。不然。攝汝罪。汝衆鄰里。忽聞悉索聲。為叩頭請命。始醒。涵少聞先大公父云。宋建廟時。塑判官像。既成。或戲曰。誰為判官。有鄰翁程姓。遽應曰。我為之。是夜無疾而逝。見夢於人曰。我已為判官矣。今巫者必祝曰。學前程判官。蓋本於此。德涵志。

顧庠士因喪父購一地於拂水之南將甃周垣夜夢
七白衣婦人跪於前遂驚寤疑其地未盡善晨往
觀之見北偏稍隆起訊於墓丁曰舊有寡婦葬其
下年久而塚沒子孫秘之而售今欲營葬宜先安
之君感夜夢之異剪半歸之不追其直仍為闢隊
崇塚一夕復夢七婦致謝而去顧君博雅好學內
行醇備寔稱賢士云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
某為牙儈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為邑城

海虞別乘

雜志

三七

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鑰其室蘇於十二月二
十六日遣子二郎守所晒穀於場中二郎年十餘
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
聲抉門而入了無見聲出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扶
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繫縛救圍草索即平
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曰適坐門首見三
四人從外來梓我由戶檻下猫竇中入欲殺我賴
公公在此懇求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
公即死之蘇敏也因挈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

投童子於扁固無隙之樹。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手不踰年。賞產皆為人所奪。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於親見者。所述不誣。戒菴漫筆。

南門外豐樂橋不二里。而近建一神廟。廟中飛瓦走石。人無敢入社。則迎神出祭。祭畢則昇神以入。有識者曰。此其下必有伏屍。呼眾發視。白骨不可勝計。瘞之莫門塘崇。遂息。故老云。倭夷倡亂時。屯狼兵於此。一旦馬頭瘟死者大半。藁葬隍中。夷隍成陸。因以立廟。棲神幽魂無歸。故時為崇。瘞之高原。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鬼得所依。鬼亦擇居。可發一笑。

顧山民某不孝於母。辛酉歲荒。給其妻曰。我只得送母到姊妹處。度活幾時。乃以舟載母至中途。簸之水中。歸告其妻曰。姑在小姑處家歇。半年去候。一日夢雷神欲擊之。次日果風雷大作。倉皇欲避。其妻曰。痴人。我以大缸覆地上。汝藏其中。如其言。仍以小甌墊缸口。令得通氣。俄而雲收雨止。其妻呼曰。雷陣已過。今可出矣。呼之不應。啟之不見。遍覓之。已震死在遠田中矣。

邑東北去縣三里。當虞山之東，有經堂。相傳唐人供佛於此。宋周孝子之孫道信，迺益樹屋，脩煉其中。能入定，出神靈異，彰著皆稱仙翁。既沒人，每夕見之。俗益崇敬。過是堂者，必手加額。國初，諸父老身歷大亂，懷刑尤切。過聖節，如來老子誕，或父母忌辰，水旱疾疫，各携兩教經，就堂禱禳。又各懸祖宗氏字於側，為齋以資冥福。堂故名集福永樂間，拓地鼎新，頃梵鈴磬聲不絕。最為吾邑幽勝地。正德中，復圯。諸善信復新，有祭酒陳寰記。陳琴溪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許浦間江岸忽崩數千丈，其下出一石橋，製甚朴古。其上有太平橋三字，長亘五丈許，濶三之一。隣僧募置庵前，相傳沙田及民舍尚離岸二三十里。今漸移於西南，百世之後，不識何景象也。自紀

吾邑東倉民家有以升斗為業者，每以水浥米，然後嚙之。如是積年一夕，雷震其家，奔避不暇。次日延東觀道士華履禱禳之，華云：且無惕竈，必有天書在釜底。履禱同其人急揭視之，乃米中用水四字。其字總豎一中柱，而後篆文於兩旁。字形精妙難

於模勒。所謂天書雲篆也。其人視之。駭汗浹背。搏
穎求哀。履禎乃為禳之。若經火燎。竈不復見矣。履
禎親為家大人言之。自紀

文村季氏自宋元來族聚甚夥。指以數千計。嘉靖中
觀潮江上。見一古墓。巋然水啣其址。墓旁孤懸一
家。訊其不徙之由。其人曰。墓大必有藏物。俟其崩
而取之。可以得志。它日遂崩。獲物甚夥。喧傳遠近。
季氏往觀之。見石版。仞許。摩娑讀之。則其先世誌
銘也。遂舁而歸。墓地入江矣。吾邑人家多不識先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世祖墓間有識者。亦不加之意。實有家之缺典。知
十世之墓者。萬不能一知。五服之外。千不能一季
氏之墓。不出於鄉。而子孫尚不能識。况其遠者哉。
甚可慨也。凡族之長且賢者。必誠子孫。謹司祖墓。
誠慎終之先務也哉。自記

趙文敏公與余邑文村季氏有姻誼。世傳宋朝冠帶
文村季。季蓋宋之望族。而文敏以帝胄。皇孫相與
為姻。今尚多文敏真跡。子孫相傳以為家寶。
邑民丁某。身長多力。人惟以丁長稱之。出沒江海。以

販鹽為業時當八月颶風大作舟不能泊隨風飄至一山山中林木茂密夸人居其中然短瘦骨立狀如猿猴採木實以為食見舟至乃以竹筐數枚盛實於岸趨而避之舟中之人取而嘗之其味似棗其大如梨食之可以止飢遂盡取之每筐置鹽一斤償之其人得鹽相与啣之然如喜狀復持木實至与之相易因得四五石許藉之以為糧風止乃得歸焉

家之將衰應有先兆余姑適草蕩周氏者其家母雞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曾卯一雙頭二尾四足之雞又一鼠抱頭立行數百步未幾而家頓敗

吳縣學生計恩為人頗剛直明敏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恩曰奉命請君恩起隨之至門則駟從赫奕滿道併有捧朱衣金帶以進者恩便著之升輿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於堂謂恩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日覺體中不佳歸

而卧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
數日其妻夢恩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
報司司事甚煩劇賴有鄉人常熟金某為同僚助
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為我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
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恩家通問云吾主金
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死時自言為冥官與蘇
城計某同司所言皆與計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
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

陳春居城南河上其家世祀唐忠臣張睢陽少襲神

海虞別乘 雜志

姓稱張素以米賈為業其隣陸姓構屋覆春後屋
檐上二尺許每雨則溜盈室中眾不堪春之伯兄
聞而詈之急掖兄還室躬詣陸隣荆請隨呼童奴
盡鋸去己檐里人無不稱為長者後其子允中以
選貢為安東邑博允恭以戊子鄉薦為宣平縣令
今孫曾輩有聲黌序 上俱自紀

嘉靖三十七年莫城民家雞生卯卯殼有曹大起心
一生辛勤枉爾生楷書二行字畫類文待詔若鐫
刻者一邑驚傳觀者無慮千百亡何其家火是年

九月 日夜大龍長數十丈。往來於天數次。竟火焉。

畢澤陸氏嘗於宅西開塹。忽見龍骨一具。頭尾皆全。骨可數百石。龍首藏於家。後不知所歸。

隆慶改元。吳中大有年。民謠曰。隆慶元年。米糶三錢。銅杓閣起。鏟刀上前。蓋以民間米賤。多治飯也。自後米漸貴。夏米價恒至七八錢。民庶艱食。巨室兼并。鄉城無弗苦貧矣。三恪記此。款時在萬曆中葉之後。今數年來。白粟價至一兩二錢。民生益無賴矣。

海虞別乘

雜志

三三

矣。

按先君子輯此。尚以一兩二錢為異。今每石價至一兩六錢矣。更數年後。不知當何如。恐非太平景象也。陳德涵志

隆慶己巳。家大人館瞿文懿公從弟景伊家。在城隍廟南。數百武。始至。相戒曰。家有異祟。幸無怖。口不可得言。日晡。果見瓦礫紛然擲地。或半空飛下。而不中人。至人卧輒止。每夜恒揭去。後屋瓦或半椽。或撤壁半堵。或襲景伊衣冠坐堂中。而不見身首。

或以笙磬鼓樂作於堂際。溽暑時，厨人煮粥，崇撤竈灰入釜中，令不得食。一夕，衆臧獲聚食，奪其碗而擲之。灶復鈎其足而仆之。或以薰臘物燎之。灶聞素不近家，大人書齋一夕，聞闕家大人如廁，以方磚擲几上。瞿氏子駭汗幾仆地。後景伊中繇家旁落相傳，宅後為神廟，廢基每文懿公至，數日甯息，使道士禳之。三日稍甯，旋崇如初。後建小廟，栖神，其崇遂止。

縣尉丘郡嚴相國家僕也。一時頗赫奕。乙酉春治酒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會客。婢檢厨中餘餚，見雞肉上有氣如水晶，中坐大士，眉目寶纓如刻，大駭，棄之河。明年郡敗，李戒庵以為凶徵，愚謂郡依附相府，食御侈靡，大士示幻以警之耳。使郡能始齋戒，殺尚可挽回，惜其不悟也。懶餘錄

邵舍徐思省，主一公玄孫。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縣踐，更受笞歸，疫死。家人具槥欲殮，捫其胸猶暖，姑緩之。三日而甦，具言死後事甚悉。初冥吏二人攝去，行四五里，悉黑溷地。至一潭畔，天如漏

光見所謂閻羅天子之府。吏解徐入。傳言用刑。獄人數輩。押至車輪。所狀若水牛車。周圍數重。比刀劍光。已接三十二人。增徐一人。置輪上。四獄卒盤旋磨轉。身從刀尖劃過。痛楚萬狀。死而復生者。再頃。復報命殿前。復傳言付獄。獄所謂虎頭城也。徐入獄。同獄者約四百多人。問何時出手。同獄者笑曰。我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入。遂思出耶。徐因憶眷屬俱未了。悲不勝見。鐵柵外有男女散步。逍遙者。問此輩何不付獄。衆曰。彼皆念佛人。何罪不久。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三五

生善地矣。正嗟嘆間。忽插花李王過。見徐遽闌入。與勞苦謂曰。汝三世奉我。今遇此。忍恣然不一援乎。竟挈徐出。守者不可。李王叱之。令徐上門外。李王入殿。食頃出。曰。免矣。放汝還世。住十七年。以庚寅二月十七日午時死。給一符。即命前二吏引歸。仍至水潭推墮。遂甦。由是傾家奉佛。至萬曆十八年仲春時。至延蓮社。友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嘔噦卒。社中一人不至。翌旦此人遇徐。藍袍方烏。謂昨何以不來念佛。倏不見。急過其家。具述所覩。服

色正是殮衣

宋忠臣劉公錡即順昌敗兀朮者沒而為神有廟在邑西山麓忽一日神自能言聞者多死會脩廟南京有一妓發心買香栴一棵泛江而下捨為殿之正樑祭畢而以筮卜之不納數卜而並不納妓泣拜曰神即不鑒我我不能載之而還願留置於此俄焚紙焰飛木上此木長數丈大合抱片時煨燼威靈愈震士民不安適張真人以入覲過蘇士民往訴之真人查籍曰劉神不宜在此顯靈因假寐

海虞別乘

雜志

三六

少頃而謂眾曰非劉錡也乃檻下伏屍為祟耳眾歸發殿檻得一棺骸骨盡朽其壙志乃秀才也此後遂寂然寅齋

上相神赤髮綠面而花臉乃唐開元時淮陰人張有嚴之子沒而為神宋太祖征太原著靈異而立也入國朝縣令某欲毀淫祠社眾以唐忠臣張睢陽有願為厲鬼語遂稱神為張睢陽祠得不毀它處貌睢陽者皆白皙都雅今吾邑亦竟以為睢陽不知有嚴之子矣

縣令留震臣嘗以暑月抄逋稅者父不釋骨肉銷爛及釋而兩手之指紛々墮地幾可掬也後留以述職赴京蕭觀察應宮時在郎署謁留曰老父母真是樂只君子留大踖踏

萬曆十四年村婦生一物遍體毛目在頂兩角二脊一尾旋跳屋梁鉏擊之死

侍御錢籍盛時獲一異鼠毛連拳尾如獅唇眼俱紅金絲籠盛之生五子毛色与母類侍御喜曰五鼠兆五子之祥乎延賓賞之客至而五鼠皆為母啖

海虞別乘 雜志

不踰月禍作三子死獄二子流竄五鼠其禍徵與私志

湖橋鄉某夢人告曰我龍也明日有難君過湖橋須

一援手及過橋舟觸網網中躍大鯉入舟鄉喜得

魚急抵西城酒壚烹魚命酒忽憶前夢龍已醢矣

久之鄉一子死非命迺知物數當窮魏徵莫救而

不能全物者亦終受妄報無毫髮爽也私志

萬曆戊子四月廿五日南門沈尚葵家人婦生一夜

義赤髮一角身上皆白毛手足如人形而三口一

在頭上隨撲殺之見者甚衆

二十三年甲午邑中忽傳狐狸精亂始於梅林芝塘鎮後及於城內能爪人膚成血紋不殺人若猫若猪若牛或若人形偶犯人則狂叫以逐升降上下不可奈何鳴鑼擊鼓破竹叩地相聞也六月廿八日夜犯通江橋人家其人半睡而此物壓其首迺大喊舉家驚擾此物騰上樓樓中瀦水於盆投其內不動舉燭視之則一紙孩也兩手兩足俱綴以細針蓋江西人之妖術所為耳妖黨每日於道上賣符收狐狸精最驗每符銀一分表裏為奸也然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穿窬之盜因之而有所憑藉儻履之則曰此是狐狸精也遂舍之去往以冬瓜剝之而戴於首上遇識者則榜掠幾死

定塔始末萬曆己亥楚中段公然為邑令時邑士謀欲建塔於巽方時大參陳公禹謨尚為孝廉邑人士求具呈草以白撫臺陳公曰是呈須用刑家言而兼之藻繪授簡於余余遂援筆草之草成進陳公擊節不已段公亦亟是之即上撫臺業允行議涓吉矣段公丁內艱遂不果踰數年邑紳觀察蕭

公復請於撫臺周公。公許之。時楚中楊公連甫下車。欣然協謀。經始於戊申之冬。興工於己酉三月。其始也。蕭公延余及方士戴姓者。審定方址。余曰。審曲面勢。固在是矣。然古人興大事者。必稽於卜。所以經文有龜從筮從。卿士從之說。方士復不以為然。余獨往以元龜卜之。卜者云。昨所定處。纖活成木兆。塔於五星。為木固大吉。第慮有變更。方士果避余而移三四丈。又劇傷其脉。甫五層而蕭氏父子俱卒。遂中止。越十有八年。宗伯錢公謙益續

海虞別乘

雜志

三九

成之。經始於丁卯年九月。竣事於癸酉二月。

邑頂山白龍。五月十三日生。每歲以是日左右歸。則

必有雨。電雷電之異。萬歷間。龍過周市。天青日皎。乘溪雲冉冉行。距地不過丈餘。首尾鱗鬣畢見。居民無不焚香瞻拜者。又土人見龍挂曠野中。如玉柱下垂。水四湧。噴珠洞心駭目。須臾龍去如常。固未嘗有水也。懶餘錄

殷志。伊之父晚年無子。素缺急不情。嘗索逋北門某家。某貧甚。愆期。殷逼之數矣。一日謂殷。今宵幸寬

我明日必償。次蚤往。則媒僧在門立契鬻妻矣。殷愕然。遽碎其契曰：爾妻去，誰哺爾子？吾豈以數千金累一家，化離遂去不復索。明日，殷過玄妙觀，有道人與殷舊識，驚謂之曰：君氣色甚異，今年有蘭信矣。是歲生志伊，至今人述之。同上。

王篋頭住南門外，貧而無賴。夏日方旱，所居臨支河，河乾底裂，水墓數百千，宛轉赤日中，枯矣。王方被酒，慨然走外河，昇水數十桶，濡沫之。是夕夢神曰：汝澤及物，賚汝一龍一虎，覺而不解，所謂自是改。

海虞別乘

雜志

四

圖從善生許漸通，積錙娶妻。壬寅甲辰連生子，呼為阿虎阿龍，以應前夢。今其子在驄馬橋鬻青果，頗溫裕，能養父母。又

大泓塘溫姬勤於立家，專收子母錢，而出入頗不平。一日雷震，提姬跪於庭，手托兩升，胸挂兩秤，秤末入兩鼻竅，下垂，姬僵跪半日，迺甦。後竟無恙。年八十餘而卒，人以為姬述改過之力也。又

致道觀二門塑青龍白虎神像，出宋人名手。萬曆丙戌七月，道士聞虎嘯於此，甚咆哮，床几俱動。初不

知其為白虎之神。是何妖祥矣。後燬於飛火。五渠橋下冰象可占水旱。丁未冬冰作樹枝形。次年大浸。天啟癸亥冬作樹枝形。次年復大浸。又鵲巢亦有準。高則汗旱。低則潦。每以物而驗。嬾餘錄。王進士翼做家有輿僕二人。甲黠乙駘。素不相能。甲盜其主人之金。事發嫁禍於乙。時進士在官。其紀網不能察。致乙捕官嚴笞。而追其金。舉家疑寃。而甲證之甚力。乙窮迫口愈支離。竟不能自白。夜繫乙於旗竿下。而甲身為之押。夜半雷震。劈旗竿為

海虞別乘 雜誌

一四

兩截。甲遂殛死。滿城聞雷甚厲。而乙居其旁。嗒然如弗聞者。事乃白。時天啟辛酉六月事也。同上。

天啟癸亥地震。東塔頂尖邪仆。相輪古鐵片落。明年二月。寺僧淨仁謀於太學顧大韶。重脩之。庀材鳩工。鑄相輪正頂尖。自上而下九級。至二級不數月。莊嚴有加。惟第一級猶敝壞。難於施工。而邑遭大水。輟工久之。至崇禎元年。復續前緒。迄於次年四月。始克竣。先後共費白金一千一百兩。有奇。顧大韶有記。

天啟五年。邑頗有亂徵。妄男子顧扁頭湯。二周長等。歃血盟拂水巖。期以五月某日舉事。至期周聚徒城中。四鼓造飯。飯不熟。城外引火放砲。火輒滅。內外不相應。遂沈兵器於河而散。然而踪跡已露。時署縣陳別駕擒湯訊之。狂悖不遜。有天兵即到之。語陳懼不敢加刑。次日捕周。久之方捕顧。伏誅。餘各杖百。繫獄。假令城內之炊早熟。城外之砲發聲。滿城被虔劉矣。先是賊揭榜通衢云。兵火一到。先及鄉紳。邑之大姓。遽輦巨賞避城外。有被劫於中。

海虞別乘

雜志

三

塗者亦異變也。

天啟六年二月廿九日。南門驄馬橋西南。火災焚死二十四人。其地皆西向前臨運河。自紀

崇禎乙亥七月。虞山西出蛟。先是有毘陵周五陽善望氣至邑中。言虞山當罹蛟害。登清風亭。見祀許旌陽曰。賴有此不害。至是大雨竟日。河水驟溢五尺許。蛟裂山而出。從奚浦入江。江潰水高丈許。民居未稼俱无害。蛟穴在山腰。方廣丈餘而已。魏氏世居報慈橋。吳王李魏里中。號為四姓。吳則有

中丞文恪公訥。御史公淳。大理公堂。李則有宮保。文安公傑。王則有工部公良翰。而魏自怡晚老人。嘉樂賓公忠。以布衣自雄。代有隱德。愛嗜文墨。與賢士大夫游。至鳳衢公嘉謀。始為碩儒。脩潔自好。四方從學者甚眾。推為人師。經師將貢於學宮而卒。子浣初起家。萬曆丙辰進士。歷南京吏禮。工三曹。贈鳳衢公為吏部郎。以廣東參政致仕。時年五十也。冲領崇禎庚午鄉薦。魏至是始稱仕族矣。其上世譜幾致散佚。幸王淵陳公與魏姻好。見而收。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三

之繡奩中。怡泉公踵門拜請。仍為魏氏故物。今日魏氏子孫有所考。而論其先世者。當頌王淵公之德不衰。魏仲雪自叙

崇禎二年十月。有巨魚乘潮近奚浦海口。其形如象。鄉民支解而分食之。數日不盡。

鈎黨之禍也。友人顧塵客下詔獄。余以數推之。知必不免。為之黯然。仲恭曰。盍推黨禍。何日可解。余曰。不出三年。國家有鼎革之象。璫必殛死。聞者閔堂。丁卯歲。熹廟晏駕。今皇帝繇信邸入繼大統。獨持。

太阿。璫果殛死。諸闕堂者始信余言之非妄。已巳
歲。逆奴薄京城。宗伯錢公牧齋屬余占之。余曰。吾
兵非能勝奴。某月某日當自退。本兵大僚恐不免。
如期。奴果遁去。督師袁自如磔西市。大司馬王蒞
獄死獄中。數之不爽如此。自記。

海虞別乘

海虞別乘

雜志

四

吾邑志書前明自張脩撰桑別駕鄧管兩孝廉
脩外其私自纂述未經付梓者又有姚鳳來陳
象賢龔淵孟三公余俱未之見也而陳裔孫衷
一不墜家風先世遺書猶能保守庚午秋倩艾
衛君奕芳往假始得盡卷快讀前後無序跋標
目止分卷第共二十四卷悉羅列諸書以補前
志未備亦間有出自己意處但自商周迄于勝
國統貫世代其事難以類求今為詮次錄出首
列明太祖大誥遵王制也餘仍仿桑志舊例比

類分載其瑣碎隱僻者則入佚事雜誌庶幾綱
舉目張使讀者瞭如指掌亦一快也陳君博學
深心初學集中玉淵生傳一首頗詳其寔謹弁
於簡端以誌余慕乾隆十七年歲在玄默涖灘
之三月朔後學魚元傳識於白茆王氏書塾

